

第二章 北宋園亭記散文的興盛背景

園亭記散文到了北宋成爲大量的寫作題材，其背景乃源自於北宋園林發展的興盛。北宋園林興盛的原因，可從兩方面來探究。其一，園林發展的歷史因素。在北宋以前，中園園林的發展在漫長的時間裡已累積了許多經驗，其建造技術不斷進步，北宋即接續著園林發展的輝煌成果繼續茁壯。其二，北宋當代的經濟、政治與社會風氣等因素，促成了園林發展的盛況。

第一節 北宋以前園林發展的概況

一、從娛神到娛人

中國園林的起源，是一個從「娛神」到「娛人」的藝術觀念改變的過程。¹最早，園林萌芽於上古時代先民所幻構的「崑崙山」、「蓬萊仙島」等仙境，經過漫長的歷史演變，才逐漸成爲人世間享樂、逸遊的園林。

(一) 上古時期的仙境樂園

上古先民對其所生活的自然環境與自然界中的各種現象，如風雨雷電等，常懷著敬畏的心理，因此產生了自然崇拜的信仰，而有了山神、河神、雨神、雷神等自然界諸神靈的存在。透過原始宗教與神話，可以看到先民如何建構周圍的生活環境和所認知的宇宙、萬物間的關係。

在《山海經》和《淮南子》中，可見到先民藉由自己的生活環境，幻構出神靈們居住處所的景象。

(1)(槐江之山)實惟帝之平圃，神英招司之。……爰有淫水，其清洛洛。

(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)

(2)(崑崙虛)有增城九重，其高萬一千里，百一十四步，二尺四寸。上有木禾，其脩五尋。珠樹、玉樹、琬樹、不死樹在其西，沙棠、琅玕在其東，絳樹在其南，碧樹、瑤樹在其北。有四百四十門，門間四裏，裏間九純，純丈五尺。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。北門開以內，不周之風傾宮旋室。縣圃、涼風、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，

¹ 參閱曹林娣：《中國園林藝術論》，頁6。

是其疏圃。疏圃之池浸之黃水，黃水三周復其原，是謂丹水，飲之不死。（《淮南子·墜形訓》）

由於上古先民對於山嶽的自然崇拜，認為山具有神性，是神靈在人間居住的處所，故產生了崑崙神話，而西方的崑崙山即天帝在下界的帝都。崑崙山中的「平圃」、「圃」，或是「縣圃」、「疏圃」、「懸圃」等都是指稱神靈居住的仙境²。這個仙境內所藏的都是美好、珍奇的景物：有樓城的建築，栽種了許多神樹，並畜養各種奇禽異獸，仙境中還有池水、水流³的環繞，是先民們依其想望所創造出來的崑崙樂園的景象。

除了西方的崑崙樂園，生活在沿海的先民也創造了東方蓬萊仙島系列神話。《山海經》和《列子》中都有蓬萊仙島的記載。

（1）蓬萊山在海中。（《山海經·海內北經》）

（2）其山高下周旋三萬裏，其頂平處九千里。山之中間相去七萬裏，以為鄰居焉，其上臺觀皆金玉，其上禽獸皆純縞，珠之樹皆叢生，華實皆有滋味，食之皆不老不死。（《列子·湯問》）

在先民的想像世界中，蓬萊仙島是東方海上的一座仙島，島上有美輪美奐的宮殿苑囿、珍禽異獸與神芝仙果等神異之物，人們食用之後可不老不死。這是東方濱海的先民們所嚮往的樂園景象。

崑崙山與蓬萊仙島，雖分屬不同的神話系統，但卻不約而同的都是一個美麗、富饒、健康長壽的美好環境，這是上古先民將嚮往的樂園景象依託在神話之中。從崑崙山和蓬萊仙島系列神話的樂園中，可以發現先民幻構的仙境，已具備了後世園林的基本要素：山、水、建築、植物等，且其佈局形式已是山、池的結合，因此崑崙山和蓬萊仙島系列神話的仙境成爲了園林發展的啓蒙。⁴

（二）商、周的帝王苑囿

² 說文釋圃爲「種菜」，曹林娣認爲是漢人以今釋古，與原意不合。同註 1，頁 9。

³ 池、水的設置亦源自於自然崇拜，因爲水是生命延續的必需要素，故水對先民而言亦具有神性，亦是神靈的居所之一。因此，源自於山嶽和水的自然崇拜，脫胎而成的「臺」和「池」，就成爲早期園林中的重要建築。參閱王毅：《中國園林文化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 年 6 月初版 2 刷，頁 12-15。

⁴ 曹林娣認爲：「崑崙神話成爲園林文化背景的依託，蓬萊神話又開拓了一個新的園林審美領域，啓示了秦、漢『一池三島』宮苑佈局的創作。」同註 1，頁 11。

中國古典園林的類型，以皇家園林最早出現，殷商時期稱作「囿」，秦漢時期稱作「苑」。自《史記》將苑、囿合稱之後⁵，「苑囿」則成爲皇家園林的專有名稱。

1. 商代——娛人性質的初現

「囿」乃蓄養禽獸的場所，是園林最早的形式。而囿之中最主要的建築物是「臺」，其最初的功用是具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意義。商人認爲高大的山嶽是天帝權力的象徵，可藉此與天神溝通。所以，源自於山嶽崇拜而產生的崑崙山神話，對於最初的園林建築有重大的意義：「臺」即是模仿山嶽的形體而建造的，是商王應天承命的權力象徵，亦具有向天神問吉凶禍福和祈求庇佑的作用。因此，中國早期的園林是君主祭祀、通神和狩獵的場所，具有娛天神和神化君王的功用，也具有娛樂君王的作用，且後者在商代末期愈趨重要地位。《史記·卷三·殷本紀》記載：

（帝紂）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，而盈巨橋之粟，益收狗馬奇物，充仞宮室；益廣沙丘苑臺，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。慢於鬼神，大聚樂戲於沙丘，以酒為池，懸肉為林……。

《史記》中載「慢於鬼神，大聚樂戲於沙丘」，可知沙丘最初應是商王祭祀天神、人鬼的處所，用以娛樂鬼神，但商紂卻將其改建爲個人享樂之處。從鹿臺、沙丘苑臺中的大量宮室建築和酒池肉林的設置，可知到殷商末期，園囿的娛樂性質已漸趨重要地位。

殷商的園囿已具備了後世園林的部分特色，提供人們觀賞、遊樂的性質愈趨明顯，已具備人工建造的池、臺與宮室等建築，也有林木、鳥獸等自然景物與生物。這即是皇家園林的最初形式。

2. 周代——娛神到娛人的轉變期

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之什·靈臺》載有周文王時期的園林概況⁶：

⁵ 《史記·卷一二六·滑稽列傳》：「始皇嘗議欲大苑囿，東至函穀關，西至雍陳倉。」

⁶ 《孟子·梁惠王》以爲〈靈臺〉一詩是記載周文王之圃，後代學者多從孟子之說。但崔述認爲〈靈臺〉所載非周文王之事蹟，見《豐鎬考信錄·卷二》（北京中華書局，1985年初版）：「余按：靈臺一詩，前詠靈臺，後詠辟雍；首尾相聯，似詠一王之事者。然而後篇稱鎬京辟雍，武王始遷於鎬，故先儒皆以辟雍爲始於武王，則靈臺亦非文王事矣。」

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麀鹿濯濯，白鳥嚳嚳。王在靈沼，於物魚躍。

經由〈靈臺〉一詩，可知周代的靈囿內有臺、有沼，囿中也有麀鹿、白鳥和魚等生物，故具有田獵、觀賞的功用和娛樂性質。⁷

春秋戰國時期，因禮樂崩壞，原是專屬於天子之天命象徵的苑臺，逐漸成爲各國諸侯貴族遊賞宴飲的建築了。各國諸侯紛紛廣建宮室苑臺，以誇耀國勢強大，並供君王和貴族享樂。⁸

《述異記》中，記載了吳王夫差所建的姑蘇臺：

吳王夫差築姑蘇臺，三年乃成。周環詰屈，橫互五裏，崇飾土木，殫耗人力，宮妓千人。又別立春宵宮，為長夜飲，造千石酒鍾。又作大池，池中造青龍舟，陳妓樂，日與西施為水戲。又於宮中作靈館、館娃閣，銅鋪玉檻，宮之欄楯皆珠玉飾之。⁹

《述異記》描繪了「姑蘇臺」裡建有春宵宮與大池，是為夜飲與水戲之用，足見其享樂之目的。東周時期，園林的休閒、逸樂性質已明顯提升。

皇家園林是中國園林最早的發展類型，臺則是園林中主要的建築物，它們的產生與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、天子應天承命治理天下有密切的關係，也與崑崙神話有淵源關係。因此，中國園林最初是為宗教、政治而服務的，是重在娛樂神靈的。殷商末年，園林已初步顯露遊賞的娛樂性質。兩周以來，人文精神逐漸提升，

⁷ 多數學者認為周文王的靈囿既是帝王通神、田獵的場所，亦具有觀賞和生產的功用。如周維權《中國古典園林史》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8月初版2刷），頁24；曹林娣《中國園林藝術論》，頁14-15；侯迺慧《詩情與幽境—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》（東大圖書，1991年6月初版），頁19。

但王毅認為包括周文王靈囿之前的上古園林，其宗教與政治上的用途較為顯明，其園林建築、自然景觀的設計皆與自然崇拜有關。臺模仿自山嶽，象徵神授的權力，水是生存的要素，故皆具有神性的象徵。此亦上古園林中臺和池水結合的因由。而神靈對自然界中鳥獸和草木的佔有，是其威靈的表現，且鳥獸亦是部族圖騰的象徵；故〈靈臺〉中所提及的鳥獸是君王應天承命的「符瑞」的象徵，而非真有鳥獸在靈囿之中。所以，靈囿以前的上古園林仍未具有娛樂性質。茲將王毅先生的不同見解附註於此。同註3，頁4-24。

⁸ 《春秋》中三見築囿的記載：〈成公十八年〉「築鹿囿」；〈昭公九年〉：「冬，築郎囿」；〈定公十三年〉：「夏，築蛇淵囿」。

《左傳》〈僖公十五年〉載有秦穆公之靈臺、〈襄公二十七年〉載有宋平公之臺、〈昭公二十年〉載有齊國之遄臺等。另，於《左傳·哀公二十五年》中記載：「衛侯為靈臺於藉圃，與諸大夫飲酒焉。」足見當代諸侯已私建靈臺，作為飲宴享樂之所。

⁹ 見《述異記》，引自《太平廣記》第236卷〈奢侈一〉。

園囿、高臺等建築的宗教意義逐漸淡化，逸樂遊賞成了園林的主要功能。故中國園林在周朝完成了從娛神到娛人的轉變。

二、體象天地與模山範水

秦、漢時代是中國園林發展史上第一個造園的高潮，其宮苑建造的數量與規模均甚為龐大，宮苑設計皆是模擬天地宇宙之現象，作為大一統帝國的象徵。此時並將蓬萊神話中的仙境運用到宮苑景觀的設計，確立了「一池三島」的山水體佈局。自此，水體、山體和建築成為中國古典園林的三大景觀要素。到了漢代，出現了貴族、富商所建造的私家園林，以人工方式仿作山水景觀，成為模擬自然山水設計園林景觀的濫觴。

（一）秦、漢的宮苑——宇宙的模擬再現

秦始皇一統中原後，將風格各異的六國宮苑都建築在咸陽的北阪上¹⁰，以象徵囊括四海的氣度。然而，秦始皇並不滿足於僅寫放六國宮室，於是開始模擬天象來營造宮苑建築，將自己的地位提升至與天帝相等的境界。

（1）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。先作前殿阿房，東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坐萬人，下可建五丈旗。周馳為閣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，表南山之顛以為闕。為複道，自阿房渡渭，屬之咸陽，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。（《史記·卷六·秦始皇本紀》）

（2）始皇窮極奢侈，築咸陽宮，因北陵營殿，端門四達，以制紫宮，象帝居。引渭水灌都，以象天漢；橫橋南渡，以法牽牛。（《三輔黃圖·卷一·咸陽故城》）

據《史記》和《三輔黃圖》記載，秦始皇所營造的朝宮，是參照神話中天帝之都來營造，以達到天地相互對應的情形。依照天象來營造帝王宮苑，除了可作為帝國之象徵和表現帝王至高的權勢外；天體星象的排列，亦可象徵人間的尊卑秩序。¹¹因此，「體象天地」成為秦代宮苑建築的基調，天體則成為宮苑佈局模仿

¹⁰ 《史記·卷六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秦每破諸侯，寫放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，南臨渭，自雍門以東至涇、渭，殿屋複道周閣相屬。」

¹¹ 《史記·卷二七·天官書》：「中宮天極星，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也；旁三星三公，或曰子屬。後句四星，末大星正妃，餘三星後宮之屬也。環之匡節十二星，藩臣，皆曰紫宮。」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（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第85冊，北京商務印書館，2005年初版）：「天文有五官，官者，星官也。星座有尊卑，若人之官曹列位，故曰天官。」故可知星象排序的位置，已被賦予尊卑秩序、階級地位的觀念。因此，模仿星象所建造的帝王宮苑，亦具有人間尊卑秩序的象徵。

的對象。

到了秦代，蓬萊仙島系列神話中的水上仙境，開始成爲園林佈局的模仿對象：

秦始皇作長池，引渭水，東西二百里，南北二十里，築土爲蓬萊山。（《三秦記》）

《史記》中載有秦始皇派遣齊人徐市率童男女到東海求仙藥¹²，故可知秦始皇嚮往海上仙境，因而在宮苑中擬造蓬萊神話中的神仙海島，將其欲成仙不死的夢想在園林中實現。而這也成了中國園林以人工築造假山的濫觴。

漢代繼承了秦代體象天地的造園手法，宮苑的建築、佈局也都是模仿天體星象。《三輔黃圖》和班固〈西都賦〉都有描述：

- （1）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，牽牛、織女於池之東西，以象天河。（《三輔黃圖·卷四·池沼》引《關輔古語》）
- （2）其宮室也，體象乎天地，經緯乎陰陽，據坤靈之正位，仿太紫之圓方……徇以離宮別寢，承以崇臺閒館。煥若列宿，紫宮是環……（班固〈西都賦〉）¹³

因此，漢代是延襲秦代以星象爲園林佈局的模仿對象，宮苑中的宮室格局、排列，一如星宿在天上的位置，既展現出宇宙的面貌，也表現出人世的尊卑秩序。這樣的造園手法，是秦、漢時代的宇宙觀與政治觀在園林藝術中的展現。

蓬萊仙島系列神話在漢代宮苑中有更進一步的發展。漢武帝和秦始皇一樣，希求能長生不死，曾多次派遣方士到東海求仙人與仙藥，也曾多次親巡東海，希冀遇得仙人而未果。¹⁴於是，漢武帝在建章宮北面的太液池中，模擬複製了所嚮往的蓬萊仙島：

- （1）（泰液池）中有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、壺梁，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。（《史記·卷十二·孝武本紀》）

¹² 《史記·卷六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齊人徐市等上書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僊人居之。請得齋戒，與童男女求之。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，入海求僊人。」

¹³ 見《文選·卷一》：南朝梁·蕭統編，五南書局，1991年初版。

¹⁴ 參閱《史記·卷十二·孝武本紀》。

- (2) 太液池中起三山，以象瀛洲、蓬萊、方丈，刻金石為魚龍奇禽異獸之屬。(《三輔黃圖·卷四·池沼》)

模仿海中神山的造園手法，提高了水體在園林景觀中的地位，形成「一池三島」的佈局，也成為後世宮苑池山的設計模式。而水體、山體和建築也從此成為中國古典園林的三大基本景觀要素。

(二) 漢代——私家園林的出現

到了漢代，園林不再是帝王的專屬，王卿貴族與富商大賈也紛紛建造私園，《西京雜記》中即記載了皇親梁孝王和富賈袁廣漢的私園景觀。

- (1)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，作曜華宮，築兔園。園上有百靈山，山有膚寸石，落猿巖，棲龍岫。又有雁池，池間有鶴洲鳧渚。其諸宮觀相連，延亙數十裏。奇果異樹，瑰禽怪獸畢備。王日與宮人賓客，弋釣其中。(卷二)
- (2) 茂陵富人袁廣漢，藏鏹巨萬，家僮八九百人。於北邙山下築園，東西四裏，南北五裏，激流水注其內，構石為山，高十餘丈，連延數裏。養白鸚鵡，紫鴛鴦，犛牛，青兕，奇獸怪禽，委積其內。積沙為洲嶼，激水為波潮，其中致江鷗海鶴，孕雛產鷄，延漫林池。奇樹異草，靡不具植。屋皆徘徊連屬，重閣修廊，行之移晷不能遍也。(卷三)

梁孝王的兔園規模甚大，園內有山，並有宮觀相連的建築群體，及人工水池和洲渚，與奇果異樹、珍禽怪獸等。其園內建築和景物設計，與皇家苑囿不遑多讓。

富賈袁廣漢之園，規模雖不比與帝王園苑、貴族私園，但園地所占面積亦廣，園內景觀也非常豐富。袁氏之園，建有連屬的屋室，蓄養許多奇獸怪禽，並種植了珍奇的草木，這些景觀設計與帝王貴族的園林追求是相同的。但是，平民的私園無法像帝王園苑一樣，以廣大的天然山林作為園林，於是便模仿天然山水來造假山水：「構石為山」、「激水為波潮」，開啓了「模山範水」的造園手法。

兔園乃是梁孝王與文人賓客會集的場所，從「王日與宮人賓客，弋釣其中」，即可知娛樂、休閒和交際是兔園的主要功能。漢代私園的產生，使得園林完全

脫離了帝王苑囿所具有的宗教、政治意義，而朝向遊賞、宴集的方向發展，促進了後世文人雅士的園林活動的興盛。

三、魏晉南北朝——從寫實到寫意的轉變

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園林發展的一個轉變期。由於政治動蕩不安，影響了這個時代民眾的思想。此時，儒學不再獨霸於學術殿堂，老莊哲學、玄學與佛學興起，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多元發展。老莊哲學崇尚自然，玄學又將親近自然山水之美，作為追求超脫玄遠的人格理想之途徑，與佛家的出世思想，在在影響了魏晉人的思想和文化風尚，激發了他們對大自然的嚮往之情。中國園林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走入了寫意的階段。

（一）皇家園林的承繼與進步

1. 承繼秦漢宮苑「體象天地」的建築格局

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家園林在景觀的設計上，依舊繼承了秦漢宮苑「體象天地」、再現宇宙樣貌的象徵手法。

- （1）（青龍三年）芳林園中起陂池，楫櫂越歌。……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，為玉井綺欄，蟾蜍含受，神龍吐出。……歲首建巨獸，魚龍曼延，弄馬倒騎，備如漢西京之制。（《魏略》¹⁵）
- （2）華林園中有大海，即漢天淵池，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。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，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。山上有仙人館，上有釣臺殿。並作虹霓閣，乘虛來往。（《洛陽伽藍記·卷一》）
- （3）玄洲苑、仙都苑，苑中封土為五嶽，五嶽之間，分流四瀆為四海，匯為大池，又曰大海。（《歷代宅京記·卷十二·鄴下》）

《魏略》記載華（芳）林園¹⁶中富麗堂皇，其建築設計皆「如漢西京之制」。《洛陽伽藍記》所載，則呈現出這種池中建山、臺的格局與「圖寫列仙」¹⁷，及蓬萊山、凌雲臺等名稱，皆是沿襲秦漢苑囿的舊制。《歷代宅京記·鄴下》記載苑中築五嶽、引水分流為四個水域，以象徵五嶽、四海，即是擁有天下之寓意。故魏

¹⁵ 《三國志·魏書·卷三·明帝叡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

¹⁶ 原名芳林園，因避齊王芳之諱，改為華林園。見《三國志·魏書·卷二·文帝紀》黃初四年裴松之注。

¹⁷ 《洛陽伽藍記·卷一》。北魏·楊銜之著，世界書局，1974年3版。

晉南北朝時期的帝王，對擁有天下版圖的雄心，與對仙境的嚮往，均透過繼承秦漢宮苑的「體象天地」和「一池三島」的造園手法展現出來。¹⁸然而，此時皇家園林的規模與氣象已大為削弱，不比秦漢了。

2. 藝術技術的進步與追求自然雅趣

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家園林，雖然在建築格局上沿襲了秦漢時代的造園手法，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，也為園林藝術增添了新的成分。

此時期的皇家園林，受到當代蓬勃發展的士人山水園林的影響，在象徵天地宇宙的恢宏宮苑格局中，也注入了另一種審美情趣：追求虛靜、自然的意境。玄風的高揚與士人文化中的文學藝術，逐漸影響到帝王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娛樂，園林意趣中增加了較多的自然色彩和寫意成分，而這種改變在東晉以後更為顯著。

- (1) 性愛山水，於玄圃穿築，更立亭館，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。嘗泛舟後池，番禺侯軌盛稱「此中宜奏女樂」。太子不答，詠左思招隱詩曰：「何必絲與竹，山水有清音。」侯慚而止。（《梁書·昭明太子傳》）
- (2) 簡文入華園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會心處不必在遠。翳然林水，便自有濠濮間想也。覺鳥獸禽魚，自來親人。」（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）

蕭統藉詠左思〈招隱詩〉，來表示山水之中自有美妙的音樂，呈現出遊賞園林的樂趣，在於園林本身的山水美景之中，不須外求於女色、聲樂，其所追求的即是一種自然的真趣。而簡文帝對園林的欣賞感動，是在於園景的幽隱之情趣，與其所引起的玄思神想，及由此而達到的和諧渾融的境界。¹⁹以上兩則例子，透露出蕭統與簡文帝所追求的園林樂趣，是將自身全然的投入自然山水的懷抱，將山水與鳥獸禽魚都視為審美的對象，並與自然融合為一體的審美境界，而這也是當代人們都企求達到的審美目的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家園林，雖仍沿襲秦漢時代仿造天地宇宙現象的建築格局，但受到時代精神的變遷與士人文化的影響，追求自然、雅逸的審美品味也成為帝王貴族所嚮往的境界，促使皇家園林在帝國象徵的寓意與豪奢、輝煌的氣

¹⁸ 王毅認為曹魏直至北朝諸帝希望通過再現漢家苑囿建築舊貌，是爲了表現自己克承帝統的政治和審美目的，所以無不盡力追摹西漢苑囿的面目。同註3，頁69-70。

¹⁹ 侯迺慧：《詩情與幽境—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》，頁28。

派中，注入了一股清新脫俗的氣息。

（二）私家園林的兩種形態

魏晉時期，士人寄情於山水，在山水之中追求道與自然，並領略到悠遊山水中的適性快意。寄情山水、悠遊自然，成為了魏晉時期的社會風尚。而園林就在追求山水情趣的社會風潮下大量興起，並朝向自然山水園的形態發展。以士大夫為主體的山水審美和園林藝術，在此時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。但由於園主人的身分和審美品味不同，此時期的私家自然山水園林產生了兩種樣貌：一是以士人為代表的園林，崇尚自然、和諧，意在暢情山水；一是以富商貴族為代表的莊園，崇尚華麗、爭奇鬥艷。

1. 士人山水園林的先聲——追求自然、和諧

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園林，是士人安身寄命的場所，也是士人生活情趣和個人情懷的寄託。由於玄學、老莊思想崇尚自然、返璞歸真，及佛教的出世思想，激發士人對大自然的嚮往之情，也對園林的造園藝術形成直接的影響：追求宛若天成的自然山水園林。

此時，魏晉士人不再像秦、漢宮苑以「體象天地」的手法再現自然景觀，而是儘可能真實的模擬出自然山水的景色，希望藉此呈現出土人將自己融入無窮宇宙的意趣，並將園林中人為造作的痕跡盡量消除掉。²⁰

（1）春詠登臺，亦有臨流，懷彼伐木，宿此良儔。修竹蔭沼，旋瀨縈丘，
穿池激湍，連濫觴舟。（孫綽〈蘭亭詩〉）²¹

（2）松竹挺岩崖，幽澗激清流。消散肆情志，酣暢豁滯憂。（王玄之〈蘭亭詩〉）²²

孫綽〈蘭亭詩〉中，描繪出蘭亭周圍的景觀：在自然風景區中增設一座人造的亭臺，卻有「臨流」、「修竹」等園林景觀，企圖將天然與人為結合為一體，消弭其中的隔閡，而人們則悠遊於這美好的景色中。王玄之在〈蘭亭詩〉的末兩句強調：徜徉在青松翠竹、幽澗清流之畔，胸中隱含的煩悶憂愁，也滌蕩一空了，獲得身心真正的輕鬆愉悅，達到了人與自然相融無礙的境界了。

²⁰ 同註 3，頁 81-82。

²¹ 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·晉詩》卷 13。

²² 同註 21。

魏晉的士人園林亦常於園中栽種松、竹、柏等植物，一來可點綴園林景觀、增加盎然生意，一來可藉此作為人格之寄託。以植物作為人格理想的象徵，深化了園林意境的內涵，成為後代士人園林的特徵之一。

魏晉士人雖崇尚自然，但仍有不少人工建築與花木共駐於園內。因為此時期的士人園林不僅要重現自然山水景觀的面貌，更希望透過園林建築與自然景觀間的和諧，來呈現士人與宇宙的和諧。因此，園林建築以融入自然景觀為原則。²³

2. 富商貴族的華麗莊園與園林
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因豪強貴族兼併土地，促成莊園經濟日益鞏固、發展。因此豪門士族和地主們有能力在廣大的莊園內，從事造園活動和享受園林生活的閒適。

西晉石崇的「金谷園」即是當時著名的莊園別墅。其所作的〈金谷詩敘〉中，有金穀園的簡要介紹：

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穀澗中，或高或下，有清泉茂林，眾果竹柏，藥草之屬，莫不畢備；又有水碓、魚池、土窟，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。……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，盡夜遊宴，屢遷其坐；或登高臨下，或列坐水濱；時琴瑟笙築，合載車中，道路並作。²⁴

金谷園是石崇晚年辭官後的退隱之地，園內有許多觀、閣，與人工開鑿的池沼，是一座臨金谷澗的自然水景園。莊園規模之極大，有水碓、魚池、各式果實與藥草等，是一座自給自給的園林化的莊園。

東晉謝靈運在會稽始寧亦擁有一個占地廣大、自給自足的莊園，據謝靈運〈山居賦〉自注，此是其祖謝玄為避君側之亂的隱居處所²⁵。

其居也，左湖右江，往渚還汀，面山背阜，東阻西傾，抱含吸吐，款跨紆縈，聯綿邪互，側直齊平……葺駢梁於巖麓，棲孤棟於江源。敞南戶以對

²³ 同註 3，頁 86-87。

²⁴ 《世說新語·品藻》第 57 則：「謝公云：『金谷中，蘇紹最勝；紹是石崇姊夫，蘇則孫，愉子也。』」引南朝宋的劉孝標注石崇。

²⁵ 「余祖車騎建大功淮、肥，江左得免橫流之禍。後及太傅既薨，遠圖已輟，於是便求解駕東歸，以避君側之亂。廢興隱顯，當是賢達之心，故選神麗之所，以申高棲之意。經始山川，實基於此。」見《宋書·卷六七·謝靈運列傳》。

遠嶺，闢東窗以矚近田，田連岡而盈疇，嶺枕水而通阡。²⁶

謝靈運於賦中交代了山中居處的用意與周圍的自然環境，以及建築佈景如何與山水景觀相結合，可見其莊園的規畫是經過一番用心設計的，亦體現出園林建造的美感設計已逐漸走向與自然山水相結合的階段。

除了莊園式的園林，北方的私家園林因地理環境的關係，以城市型為主，其中又以洛陽為盛。《洛陽伽藍記》中即記載了許多王公貴族宅和園林：

(1) (昭德)里內有尚書僕射遊肇、禦史尉李彪、兵部尚書崔林、幽州刺史常景、司農張倫等五宅。……惟倫最為豪侈。……園林山池之美，諸王莫及。倫造景陽山，有若自然。其中重巖複嶺，嶽峯相屬；深蹊洞壑；邐遞連接。高林巨樹，足使日月蔽虧；懸葛垂蘿，能令風煙出入。崎嶇石路似壅而通；崢嶸澗道，盤紆復直。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。(卷二)

(2) 壽丘里，皇宗所居也，民間號為王子坊。……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，擅山海之富，居川林之饒，爭修園宅，互相誇競。崇門豐室，洞戶連房，飛館生風，重樓起霧。高臺芳樹家家而築，花林曲池園園而有，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。(卷四)

上述資料顯示出，當時王公貴族競相築園修宅，宅園裡的建築極盡豪華華美，呈現出近乎綺靡的園林景觀。但在山水花木的造景方面，卻又崇尚自然山水的景觀，以呈現山林野趣。

然而在城市之中，要在有限的空間建造出重樓繁宇和豐富的山水景觀，築園藝術必須借助「小中見大」與「紆餘委曲」的空間設計。因此築山理水有縮小的傾向，並將景觀中的山巒、澗水、建築等，利用遠近、高低、幽顯等空間組合穿插在一起，呈現出盤曲的空間藝術，而這即是中國園林造園風格由寫實邁向寫意的重要階段。

無論士人園林或仕宦的莊園、園林，魏晉時期的園林已走向自然、寫意的造園藝術，並極力抹去人為造作的痕跡，力求與自然和諧、融合的關係，而這也成為當代園林蘊含的深層意涵。這樣的園林設計理念，也影響了後世園林的建造，

²⁶ 謝靈運〈山居賦〉，見《宋書·卷六七·謝靈運列傳》。

成爲士人園林的基調。

（三）寺觀園林大量出現

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，於東晉、南北朝時開始盛行，因此佛寺的數量也大幅增加。北魏奉佛教爲國教，當時的佛寺已有一千餘所。²⁷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」²⁸，亦說明瞭當時佛教興盛、佛寺林立的盛況。而道教形成於東漢，講求養生之道、長生不死及羽化登仙，亦在民間流行、興盛。

隨著寺、觀的大量興建，也出現了寺觀園林²⁹這個新的園林類型。佛教與道教都講求修行，以達到涅槃或成仙的境界。而靜謐的山川林地是最適合修行的處所，因爲它遠離人世塵囂，自然的山林美景可以淨化心靈，有助於修行講經。在佛、道的經典中，都有述及在自然環境中修行的便利之法，如：

（1）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，始住龍泉精舍。（《高僧傳·卷六·釋慧遠》）

（2）（正懿）曰：「吾亦知道無所不在，然人間修之，時亦有得，但古來仙者，多託巖藪，成真之後，出而同塵。」上真亦曰：「大洞真經不得人間詠之，詠之則大魔敗之也。」又葛仙翁將登真，別弟子鄭思遠雲：「何不登名山，誦大洞真經，一諷而一詠，玄音徹太清。」由是知入山非惟不是可欲，抑亦自然與經道相符……（《高道傳·卷一·侯楷》）

慧遠大師認爲廬山清雅靜寂的環境，可使心靈安定。道士正懿雖認同道無所不在，但也認爲若入山林修行，則對修道成仙有所助益，其原因乃是「自然與經道相符」。正由於山林的幽靜、清淨之氣，可使人心神清明，有助僧、道修行；又宗教所倡之義理，與大自然之道相行不悖，故佛寺、道觀多建立在山明水秀之處。

（1）遠創造精舍，洞盡山美。卻負香爐之峰，傍帶瀑布之壑。仍石壘基，

²⁷ 《洛陽伽藍記·序》：「至晉永嘉，唯有寺四十二所。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，篤信彌繁，法教愈盛。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，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。於是昭提櫛比寶塔駢羅，爭寫天上之姿，競摸山中之影。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，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。……周室京城，表裏凡有一千餘寺。」

²⁸ 杜牧〈江南春絕句〉，見《全唐詩》卷522。

²⁹ 寺觀園林包括了三種情形：其一，毗鄰於寺觀而單獨建置的園林，猶如宅第旁的宅園。其二，寺觀內部各種殿堂、庭院的綠化或園林化。其三，郊野地帶的寺觀外圍的園林化環境。參閱周維權：《中國古典園林史》，頁55-56。

即松栽構。清泉環階，白雲滿室。復於寺內別置禪林。森樹煙凝，石筵苔合。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。（《高僧傳·卷六·釋慧遠》）

- (2) (楷)乃卜居於寒谷……其居有清泉環流，三松偃覆，灑然幽寂，是為棲真之所，遂號為三松觀。（《高道傳·卷一·侯楷》）

《高僧傳》與《高道傳》中，均有記載僧、道於佳山勝水之處建立精舍或棲真之所。故其修行的處所，皆具有天然之美景，徜徉其中，令人心曠神怡，有助於悟道修行。這一類建立在深山林壑的寺觀，擁有天然的山水花木景觀，等同於自然山水園林。³⁰

《洛陽伽藍記》所記載的洛陽城中寺院，大多都有述及其園林，或是寺院園林化、庭院綠化的情形，如：

- (1) (景林寺)西有園，多饒奇果。春鳥秋蟬，鳴聲相續。中有禪房一所，內置祇洹精舍。形製雖小，巧構難加。以禪閣虛靜，隱室凝邃。嘉樹夾牖，芳杜匝階。雖雲朝市想同巖穀，靜行之僧繩坐其內，風服道結跏數息。（卷一）
- (2) (光寶寺)當時園池平行，果菜蔥青，莫不嘆息焉。園中有一海，號咸池，葭菼被岸，菱荷覆水；青松翠竹，羅生其旁。京邑士子，至於良辰美日，休沐告歸，徵友命朋，來遊此寺。（卷四）

這些佛寺中的園林或庭院，規模雖小，但在有限的空間內，植樹種花、造池堆石，也營造出充滿綠意生機、幽深靜謐的修行環境。由於佛寺內擁有雅緻的園林景觀，文人士子也常到寺院園林聚集宴遊，寺院園林成了文人士子雅集的另一場所。

從上述資料，可知當時洛陽寺院的園林景觀並不亞於私家園林，且園林的景觀佈置與私家園林幾無分別。³¹其原因除了寺觀園林亦受到當時代美學思潮的影響，追求自然美景的賞心悅目；又因為有許多洛陽寺院是私人宅邸捐捨而成的，

30 周維權認為「這類的寺觀不僅成爲自然風景的點綴，其本身也無異於園林。」同註 29，頁 56 - 57。

31 同註 29，頁 56。

其園林亦是保持原宅園的面貌，故無異於私家園林。³²

四、唐代——士人園林的萌芽

隋唐時代的皇家園林基本上仍是延襲漢代的造園風格，無太大改變。³³而私人園林在初盛唐時期，展現出豪邁曠達的氣度；中唐以後，則朝向「壺中天地」³⁴的造園藝術發展。這時園林景觀的命名已開始具有深刻之思想意涵，成為寄寓士人精神與生命情調的士人園林之濫觴。

（一）初盛唐——豪邁氣象的園林景觀

初盛唐時期，因國勢的強盛和統一，使得士人私人園林呈現出一種盡收天地豐華的豪氣，其中以王維的輞川別業最為人稱道。王維在擁有天然景觀的輞川山谷中營造別業，《輞川集·序》中描述了別業中的景觀：

餘別業在輞川山谷，其遊止有孟城坳、華子羅、文杏館、斤竹嶺、鹿柴、木蘭柴、茱萸泐、宮槐陌、臨湖亭、南坨、欽湖、樂家瀨、金屑泉、白石灘、北坨、竹裏館、辛夷塢、漆園、椒園等……³⁵

輞川別業裡是一座經過整體規畫、精心設計的大型園林，是由二十個景區、景點組合而成，而每個景區或景點皆有王維和裴迪唱和的兩首詩，呈現出輞川二十景的風采。試舉王維〈木蘭柴〉和〈竹裏館〉兩首詩來窺探輞川別業的風貌。

（1）秋山斂餘照，飛鳥逐前侶。彩翠時分明，夕嵐無處所。〈木蘭柴〉³⁶

32《洛陽伽藍記·卷三》：「高陽王寺，高陽王雍之宅也。……雍為爾朱榮所害也。捨宅以為寺。……其竹林魚池。侔於禁苑。芳草如積珍木連陰。」又河間寺乃河間王所捐捨而成，《洛陽伽藍記·卷三》記載：「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，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。入其後園，見溝瀆蹇產，石磴礁嶢，朱荷出也。綠萍浮水，飛梁跨閣，樹出雲，鹹皆唧唧。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。」另建中寺、願會寺、靈應寺、平等寺、景寧寺、歸正寺、沖覺寺、宣忠寺、開善寺、追光寺、大覺寺、凝圓寺等十數所寺院，也均是貴族官僚或平民捨獻改建而成的。請參閱《洛陽伽藍記》。

33 同註 3，頁 98-105、130。皇家園林的發展形態至漢代已大至奠定，均是追求「體象天地」的基本型態，故在此略而不述。但在造園藝術和技巧上，則是承繼魏晉士人私園的追求自然和寫意的方向繼續發展。

34《後漢書·卷八十二下·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》：「（費長房）曾為市掾，市中有老翁賣藥，懸一壺於於肆頭，及市罷，輒跳入壺中，市人莫之見，唯長房於樓上睹之，異焉。因往再拜奉酒脯。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，謂之曰：『子明日可更來。』長房旦日復詣翁，翁乃與俱入壺中，唯見玉堂儼麗，旨酒甘肴盈衍其中。」園林建築藝術遂以「壺中天地」意謂：在有限的環境中容納精巧卻豐富、完備的景觀，足見自然之大，雖然園林小若壺中，卻別有一番天地。

35 參閱《王摩詰全集箋注》卷 13：唐·王維撰，清·趙殿成箋注，世界書局，1996 年初版 6 刷。

36 同註 35。

(2) 獨坐幽篁裡，彈琴復長嘯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〈竹裏館〉³⁷

從這兩首詩，可知輞川別業中有觀景之處，亦有可供休息的館閣，應是一個包含各種不同景觀和休閒功用的園林。王維為別業畫了「輞川圖」，二十景皆納入圖中，畫中如有意境，開了後世寫意式山水園的先河。³⁸王維以詩、畫來描述、描繪別業中的景色，這座輞川別業可謂是詩情畫意的士人園林，並使士人園林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，呈現出詩畫兼融的園林面貌。

從王維和裴迪相唱和的四十首詩，可完整勾畫出輞川別業的全景，得知是將別業範圍內的自然山水風貌，加以規畫、設計景區和景點，網羅美景之精華於園內，呈現出豪美之氣度與自然天趣之情韻。

(二) 中晚唐——「壺中天地」的空間原則與寄意題名的濫觴

中唐以後，士人山水園已經大量出現，有位於城外的山莊別業，也有位於城內的城市宅園，讓士大夫在城市之中也可享園林之樂。而在一有限空間內，營造精巧完備的園林景觀，此種「壺中天地」的境界，遂成為士人園林所追求的基調。

(1) 疏為回溪，削成崇臺。山不過十仞，意擬衡霍；溪不袤數丈，趣侔江海。知足造適，境不在大。(獨孤及〈琅琊溪述〉)³⁹

(2) 簾下開小池，盈盈水方積。中底鋪白沙，四隅甃青石。勿言不深廣，但取幽人適。泛濫微雨朝，泓澄明月夕。豈無大江水，波浪連天白。未如床席間，方丈深盈尺。(白居易〈官舍內新鑿小池〉)⁴⁰

上述資料均指出，園林景物不須等同實體大小，但是對士人而言，卻是一個大自然、宇宙的呈現。中唐以後的園林景物，在士人眼中是是蘊含天地情趣和生命的，而非僅是縮小的山水景觀罷了。

晚唐亦承接了中唐餘緒，以這種「窺細沙見世界」的生活態度和審美情趣來營造園林景觀，使園林更富有寫意的抒情色彩。

(1) 一泓激濼復澄明，半日功夫劇小庭。占地未過四五尺，浸天唯入兩三

³⁷ 同註 35。

³⁸ 同註 1，頁 54。

³⁹ 《全唐文》(清·董誥等編，上海古籍，1990年初版)，卷 389。

⁴⁰ 《全唐詩》(清·彭定求等編，北京中華書局，2003年初版)，卷 430。

星。鷓舟草際浮霜葉，漁火沙邊駐小螢。才見規模識方寸，知君立意象滄溟。（方干〈于秀才小池〉）⁴¹

（2）暮色繞柯亭，南山幽竹青。夜深斜舫月，風定一池星。島嶼無人跡，菰蒲有鶴翎。此中足吟眺，何用泛滄溟。（劉得仁〈宿宣義池亭〉）⁴²

無論是方干或劉得仁，他們皆在詩中呈現了園池雖小，然而只要能以「小中見大」的審美情調去觀賞池周景物，亦可體會到蘊含在宇宙、大自然中無窮的樂趣。而這種「壺中天地」的造園基調和審美情趣，到宋代時更為發揚光大。

中晚唐的園林景觀雖蘊涵著詩情畫意，但園林大多不另行命名，而是以園址所在地命名，或以園林主人名諱稱之，或以園內主要栽種物為名，其園名仍未寄蘊深刻的意涵。但此時園林的景點，已先出現了具有深刻思想內涵的題名。《全唐詩》中有題詠「忘筌亭」、「虛白堂」等詩作⁴³，而這即是取《莊子》書中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」⁴⁴和「得魚忘筌」⁴⁵之意，藉此題名寄寓園主欲修身勉德的自期。因此，中晚唐時期逐漸開啓了藉由園林景觀的題名，寄寓園主對己身為人操守的期許。然而藉由題名來警醒或彰顯園主的心志，須待到宋代才被大量運用於園林之中，其園名與景點題名常是被賦予深刻的意涵。

唐代的士人園林是在魏晉的基礎上繼續發展，亦是追求自然，故園林景觀均是和諧的搭配著，不顯人工造作之痕跡。唐代從詩情畫意的輞川別業，到題名寓意運用的萌發，促使著士人園林朝向蘊含深刻寓意和意境的方向發展。

第二節 北宋園林興盛的因素

北宋的園亭記散文，因北宋園林興盛，而成為大量寫作的題材。北宋園林的興盛則受到當時代經濟、政治、社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，土地的兼併、文人的

⁴¹ 同註 40，卷 651。

⁴² 同註 40，卷 544。

⁴³ 白居易〈奉和李大夫題新詩二首各六韻。忘筌亭〉，卷 443；白居易〈虛白堂〉，卷 443；李郢〈宿杭州虛白堂〉，卷 590；羅隱〈虛白堂前牡丹相傳雲太傅手植在錢塘〉，卷 664。以上詩作皆參閱《全唐詩》。

⁴⁴ 《莊子·人間世》。參閱《莊子今註今譯》：陳鼓應註譯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9年11月修訂版1刷。

⁴⁵ 《莊子·外物》：「筌者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筌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！」同註 44。

仕途與優遇、社會上遊園的風尚和隱逸之風的盛行，在在都成爲促使園林充分發展的因素。

一、經濟因素——土地兼併的助興

唐代實施均田制，每丁授田百畝，其中二十畝爲永業，不予收回，八十畝爲口分，死後須歸還國家，不許買賣；此時是屬於土地國有制。但自安史亂後，因人民逃亡離散，戶籍散失，均田制已名存實亡。從唐末至五代、宋朝，土地私有遂成爲不可動搖的制度。隨著土地私有制的產生，土地可以自由買賣，於是土地便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，形成「富者有連阡之田，貧者無立錐之地」⁴⁶的情形。

宋代繼承中唐以來「不抑兼併」、「不立田制」的政策，使得土地私有化的情形愈趨嚴重。於仁宗時代，雖然曾下詔限田，但因實施不易，不久此政令便廢除了⁴⁷。長久下來，遂形成「勢官富姓，占田無限，兼併冒僞，習以成俗，重禁莫能止焉。」⁴⁸的情況。宋代的私有土地占全國墾田面積約百分七十至八十，而國有土地卻僅約占全國墾田面積的百分之九點六而已，可知土地兼併情形之嚴重。

宋代擁有私人土地的所有者有：宗族、寺院、形勢戶與自耕農四種身分。宗族擁有的土地稱之爲「義田」或「義莊」，乃是家族的財產，爲提供宗族子孫衣食無缺、生活無慮的一種方式，始於北宋范仲淹。范仲淹購置義田，設立義莊，以保障、照顧宗族人員生活的舉動，促使其他宗族亦相繼購買土地、設置義莊。

- (1) 少時甚貧，既通貴，買田爲義莊，以賙族黨友。（《宋史·卷三一六·吳奎列傳》）
- (2) 贄性行淑均，平居自奉至約，推所得祿賜，買田贍族黨，賴以活者，殆百數。（《宋史·卷三三一·韓贄列傳》）

故可知，義莊、義田的設置，在北宋時期已相當普遍，而此舉亦加劇了土地兼併的情形。

自南北朝以來，寺院即擁有大量的土地，並招佃收租作爲其經濟來源。宋代

⁴⁶ 《舊唐書·卷一九上·懿宗本紀·咸通十三年》。

⁴⁷ 《宋史·卷一七三·食貨志》：「（仁宗）上書者言賦役未均，田制不立，因詔限田：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，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，止一州之內，過是者論如違制律，以田賞告者。既而三司言：限田一州，而荀葬者牽於陰陽之說，至不敢舉事。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。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，未幾即廢。」

⁴⁸ 《宋史·卷一七三·食貨志》。

寺院亦領有大量的農地，且享有不須納稅的優待。因寺院享有免稅之優待，有些繳不起田稅的自耕農，遂將農地獻給寺院，民田併為寺田之後，也可免納稅，而自耕農則降為寺院之佃戶。又因宋代皇室崇教風氣盛，賞賜寺院莊田的實例亦不少⁴⁹，也促使大量土地落入寺院，成為寺田。

形勢戶即官戶，與寺院享有同等的優待，雖擁有的土地，卻免差役和地租。官戶擁有大量土地，始於宋太祖杯酒釋兵權，勸慰開國功臣歸老享福，並賜以大量田產、土地⁵⁰，功臣名將爭作大地主遂成一時之風氣。形勢戶亦因免差役與田稅的緣故，貧困的農民多獻田給形勢戶，於其名下作佃戶，以躲避差役和田稅⁵¹，更促使已有大量土地的形勢戶，擁有了更多的土地。

自耕農乃是擁有自己田地的農民，但是因為要負擔田稅與差役外，還要代負官戶和寺院減免下來的稅額和差役，使得大批自耕農獻田給寺院或官戶，降為佃戶。因而，大量的土地遂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。

宋代的土地兼併情形嚴重，大量的土地壟斷在少數人的手中。但也由於土地的兼併，使得需要廣大土地面積的園林得以興建。

二、政治因素

（一）帝王禮遇文士

宋太祖經由陳橋兵變、黃袍加身後，深諳軍人執政的危險。因此，立國之初，除提高君權，實行中央集權制外，亦刻意推行文人政治，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。廣開科舉考試，增加士子錄取名額；設立特奏名制，照顧屢試不中的舉子；廢除釋褐試，進士及第可立即授官；進士升遷迅速；⁵²這些都是宋代朝廷對文士的禮遇。

宋代朝廷對文官的待遇也極為優渥。宋代官戶享有免徭役和賦稅的特權；臺省官六品以上、其他官五品以上，其子孫不經選舉即有任官之機會；文官俸祿甚厚，高於武官；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職多由文人擔任；種種的優渥待遇，遂使宋代文人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局面，也促使平民百姓樂於當知識分子，希冀藉由科舉制度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。而文士地位的提升與人數的增多，也促進了士

⁴⁹ 參閱黃敏枝：〈宋代寺觀與寺觀莊園之研究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46卷第4期，1973年4月。

⁵⁰ 《宋史·卷二五〇·石守信列傳》：「人生駒過隙爾，不如多積金帛田宅，以遺子孫，歌兒舞女，以終天年。」

⁵¹ 《文獻通考·職役》：「鄉村有莊田物力者，多苟免差徭，虛報逃移，與形勢石同情啓倖，卻於名下作客戶，隱庇差徭。」

⁵² 參閱《宋史·選舉志》。

人園林的發展。

（二）帝王對園林的愛好

古代帝王多重視皇家苑囿的建造，藉此彰顯皇家的氣派，並作為自己遊賞觀覽的處所。而北宋徽宗更親自參與了皇家園林「艮嶽」的設計與建造。宋徽宗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皇帝，詩文書畫皆擅長，又酷愛奇石名花。他將對自然山水的嚮往與造園理念構之為圖，命人依圖施工，因此「艮嶽」富含了濃厚的士人園林意趣。

艮嶽始建於政和七年（1117年），於宣和四年（1122年）建成，歷時六年完工。園成後，宋徽宗親自撰寫《艮嶽記》⁵³，對園內景物和設計作了詳細的描述。試摘錄部分文字，以窺探這座皇家園林的規模和造景：

- （1）設洞庭、湖口、仇池之深淵，與泗濱、林慮、靈壁、芙蓉之諸山，取瓌石奇特異瑤琨之石。……又支流為山莊，為迴溪。自山蹊石罅，牽條下平陸，中立四顧，則崖峽洞穴，亭閣樓觀，喬木茂草，或高或低，或遠或近，一出一入，一榮一凋。四面周匝，徘徊而仰顧，若在重山大壑、幽谷深崖之底，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；又不知郭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。
- （2）東南萬里，天臺、雁蕩、鳳凰、廬阜之奇偉，二川、三峽、雲夢之曠蕩。四方之遠且異，徒各擅其一美，未若此山並包羅列，又兼其勝絕。颯爽溟滓，參諸造化，若開闢之素有。雖人為之山，顧其小哉。

從上述文字可知，艮嶽是一座結合了自然山水景觀和人工建築的皇家園林，將山巒、流水和建築等運用了遠近、高低、幽顯等空間組合來穿插，營造出紆餘委曲的空間美感。宋徽宗並命人收集江浙一帶的奇花異草、珍禽異獸、玲瓏石峰等⁵⁴，將其作為艮嶽造景設計之用，怪不得宋徽宗會誇口：「四方之遠且異，徒各擅其一美，未若此山並包羅列，又兼其勝絕。」由此亦可知，宋徽宗為建造艮嶽花費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財力。

⁵³ 《古今圖書集成·經濟彙編·考工典》卷54。

⁵⁴ 《宋史·卷八五·地理志》：「自政和訖靖康，積累十餘年，四方花竹奇石，悉聚於斯。」張昞《艮嶽記》（北京中華書局，1985年初版）：「珍禽異獸，莫不畢集。飛樓傑觀，雄偉瑰麗，極於此矣。」

「上之所好，下亦從之」，在宋徽宗傾其全力去營造艮嶽的影響下，也帶動了當時代的高官巨賈投入園林的興造。

（三）士大夫仕途不如意

北宋士大夫在遭逢貶謫或仕途不遂之時，往往在其貶謫之地或罷官歸隱之處，尋一清幽之地建構園亭，以園林作為他們精神生命的依歸和安頓之處。如蘇舜欽因罪罷官，南遊蘇州時，則欲得一高爽虛闊之地，植林構亭以舒展其胸懷，遂以四萬錢購得錢承佑之舊池館，於北碕建設「滄浪亭」。蘇舜欽於〈滄浪亭記〉中提及：

予既廢而獲斯境，安於沖曠，不與眾驅，因之復能見乎內外失得之原。沃然有得，笑閔萬古，尚未能忘其所寓目，用是以為勝焉。⁵⁵

蘇舜欽認為自己因罪罷官，卻因此能得到滄浪亭此一優美園景，使自己在這空曠遼闊的環境，亦安於淡泊虛靜的心境，而能看見內外得失的本源，傲然嘲笑古往今來爭名奪利之人。雖其未能完全忘懷外物，但卻能藉著滄浪亭的幽曠景色，來克服對利祿的欲望。

而蘇軾〈黃州快哉亭記〉中也提到：

今張君不以謫為患，收會計之餘功，而自放山水之間，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。將蓬戶甕牖，無所不快；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，挹西山之白雲，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！⁵⁶

文中蘇軾肯定因罪被貶至黃州的張夢得不以貶謫為憂，於公務閒暇悠遊於山水之中，故即使處於困窮境地亦能無入而不自得；更何況如今有長江之水洗滌其胸襟，西山白雲與其為伴，更能盡情於耳目之美以求自身的安適愉快！藉此，也慰勉哥哥蘇軾和自己擺脫貶謫的困境，將其不幸的遭遇忘懷在美麗的山水景物之中。

在幽深曠遠的山水園林景觀中，不得意的士大夫得以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，他們將理想寄託於園林景觀之中，亦從園景中領悟人生道理，並抒發其原本鬱悶

⁵⁵ 《蘇學士文集》卷 13；《全宋文》第 21 冊，卷 878。

⁵⁶ 《樂城集》卷 24；《全宋文》第 47 冊，卷 2096。

之心情。於是，園林更成爲了謫官、罷官士大夫的心靈安慰。

（四）士大夫用以宣揚上恩、呈現善於治政

北宋士大夫在尙文抑武、崇尙文教的政治環境下，逐漸發展出以道德風教爲己任的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。即使立亭建堂作爲宴休之所，或作爲與民同遊同樂之處，多有宣揚天恩、展現天下承平境況的寓意。韓琦於〈相州新修園池記〉和〈定州眾春園記〉中，就提到修築園池使人民有觀遊之所，以呈現天下太平之盛況，是爲吏者之責任。

（1）而知天子聖仁，致時之康，太守能宣佈上恩，使吾屬有此一時之樂，則吾名園之意，爲不誣矣。（韓琦〈相州新修園池記〉）⁵⁷

（2）不有時序觀遊之所，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，以樂太平之事，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，守臣之過也。（韓琦〈〈定州眾春園記〉〉）⁵⁸

北宋士大夫亦多認爲，爲政者需於公暇之餘與賓友宴遊，適度的休養生息，才能保持體康志寧，以治理政事，這才是善於治政的表現。

（1）乘其閒也，燕賓友，接和好，是亦爲政也。（蔡襄〈杭州清暑堂記〉）⁵⁹

（2）縣邑之任，有社稷民人之樂，兼典刑政令之重。……大率神過用則疲，形太勞則殆。鄙吝乘閒而得入，和粹有時而致虧。君子防其然也。故官寺設宴息之所，公日著休澣之休令。（胡宿〈潤州金壇縣清修亭記〉）⁶⁰

諸如此類的例子，在北宋文人的園亭記散文中不勝凡舉。除此之外，士大夫們亦認爲「所謂宴息者，蓋以育自彊不息之德歟！」⁶¹主張文人在宴遊休息之際，寄情於園林景觀，可培養、豐厚其德性。而在宣揚皇恩，呈現政通人和之太平盛況，與士大夫藉此休養生息、培養自身道德等目的之下，園林亭閣的興建亦在此背景之下蓬勃發展。

⁵⁷ 《安陽集》卷 21；《全宋文》第 20 冊，卷 854。

⁵⁸ 同註 57。

⁵⁹ 《蔡忠惠集》卷 25；《全宋文》第 24 冊，卷 1018。

⁶⁰ 《文恭集》卷 35，；《全宋文》第 11 冊，卷 466。

⁶¹ 胡宗愈〈重修東齋記〉，《全宋文》第 38 冊，卷 1650。

三、社會因素

(一) 遊園風尚普遍

北宋時期，到園林觀覽或聚會的風氣十分普遍。孟元老於《東京夢華錄》中有宋人在節慶時日紛至園林賞花、遊覽的記載：

- (1) (元宵節)收燈畢，都人爭先出城探春，州南則玉津園外學方池亭榭、玉仙觀，……以西宴賓樓有亭榭，曲折池塘秋千畫舫，酒客稅小舟，帳設遊賞。……州西北元有庶人園，有創台、流杯亭榭數處，放人春賞。大抵都城左近，皆是園圃，百里之內，並無闌地。(卷六)
- (2) 九月重陽。都下賞菊有數種。……都人多出郊外登高。如倉王廟、四裏橋、愁臺、梁王城、硯臺、毛駝岡、獨樂崗等處宴聚。(卷八)

由《東京夢華錄》可知，北宋民眾於元宵節和重陽節時，有遊園賞花的習慣。從園圃和遊客之多，顯現出當時遊園風氣的盛行。

邵伯溫《河南邵氏聞見前錄》和歐陽脩〈風俗記第三〉亦分別載有民眾到園林賞花之盛況：

- (1) 歲正月梅已花，二月桃李雜花盛，三月牡丹開，於花盛處作園圃，四方伎藝舉集，都人士女載酒爭出遊園亭勝地，上下池臺間。(邵伯溫《河南邵氏聞見前錄》)
- (2) 洛陽之俗，大抵好花。春時，城中無貴賤，皆插花，雖負擔者亦然。花開時，士庶競為遊遨。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，為市井，張幄帟，笙歌之歌相聞，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。(歐陽脩《洛陽牡丹記·風俗記第三》⁶²)

從《東京夢華錄》、《河南邵氏聞見前錄》和〈風俗記〉可知，北宋人常於時節之日或花期之時，相率到開放的園林中宴會或賞花，這樣閒適、愉快的遊園習慣遂成爲一時之風尚。而北宋民眾這股觀遊風氣的盛行，也進而促使了園林的興盛與建造。

⁶² 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 72；《全宋文》第 18 冊，卷 743。

（二）崇尚隱逸的風氣

唐末五代時期，政局動蕩不安，士人爲了明哲保身，紛紛遁世隱居。宋立國之初，即得到不少五代隱士，有戚同文、陳搏等人。歷代隱逸傳中的人數，以宋代爲最多，共有四十三人，其中北宋就占了三十多人，從人數之多足以顯現當代隱逸風氣之興盛。⁶³

宋代君主對待隱士極爲優渥。太祖賜許瓊父子襲衣、犀帶、銀鞍勒馬、帛三十匹、茶二十斤，授永鄆城令。太宗禮待陳搏，詔賜號希夷先生，並賜紫衣一裘；又增建陳搏居住的雲臺觀，與之以詩賦相和。真宗待隱士亦很優厚，曾命人繪製種放和魏野的隱居圖像。⁶⁴帝王的喜好對時代的風尚有極大的影響，故其對隱士的優待，亦促進了宋代隱逸之風的盛行。

又「仕」與「隱」常是士人的兩難抉擇。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士人，多以內聖外王爲其價值取向，以《大學》的「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爲執行的步驟。當士人自忖已達到修身的內在工夫後，便要透過政治來實現他的理想：治國與平天下，因而士人除了投身仕途以實踐自己的抱負外，似乎別無他法。然而，個人的理想有時與政治的大環境會產生衝突，在無力改變的狀況下，「仕」與「隱」的兩難抉擇就出現了，何者才是士人的存身之道呢？關於仕、隱之間的選擇，《論語》中記錄了孔子的看法：

（1）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現，無道則隱。〈泰伯〉

（2）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。〈衛靈公〉

又孟子於〈盡心上〉也有相同的見解：

古之人，得志，澤加於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見於世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

孔子與孟子皆認爲，在亂世、無法施展抱負之時則隱，在有道之世則出仕、實踐理想，德披於民。於是，在國家政局動蕩不安之際，常會產生大批的隱士，退居

⁶³ 《後漢書·逸民傳》17人，《晉書·隱逸傳》38人，《宋書·隱逸傳》17人，《南史·隱逸傳》31人，《北史·隱逸傳》6人，《隋書·隱逸傳》4人，《（新舊）唐書·隱逸傳》均是20人，《金史·隱逸傳》12人，《元史·隱逸傳》6人，《明史·隱逸傳》11人。參閱林天蔚《宋史試析》，頁27、116-117。

⁶⁴ 參閱《宋史·隱逸傳》，卷457-459。

山林。

由於北宋朝廷尊崇文人、禮遇文人，使得文人在社會、政治上有崇高的地位，進而產生強烈的自覺心，積極實踐儒家淑世濟人的精神，背負著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。但是北宋朝廷因為政治意見的不同導致黨爭不斷，不少士大夫因而受到貶謫。若依孔孟之言，此時是否該是「無道則隱」的時機呢？北宋士大夫雖然也嚮往隱居的閒適之樂，但其強烈的救國救民的使命感，又使其無法辭官歸隱。於是，可建築在城市之內的園林，遂成為滿足文人仕進與隱逸並舉的最佳場所。

劉天華先生認為，「若儒道互補是我國古代藝術的主要思想線索，那麼園林藝術所創造的既可出世——隱居於城市山林，嘯傲泉石；又可入世——闔家觀聚，進行社交往來的生活環境，便是這一思想在傳統藝術上最具體的表現。」⁶⁵蘇軾〈靈壁張氏園亭記〉和蔡襄〈葛氏草堂記〉就道出了隱於城市的便利與快樂：

- (1) 古之君子，不必仕，不必不仕，必仕則忘其身，必不仕則忘其君。……今張氏之先君，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，是故築園於泗汴之間，舟車冠蓋之衝，凡朝夕之奉，燕遊之樂，不求而足。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，則跬步市朝之上；閉門而隱，則俯仰山林之下。於以養生治性，行義求志，無適而不可。(蘇軾〈靈壁張氏園亭記〉)⁶⁶
- (2) 公綽指而謂予曰：「宅於山，雖有巖壑靚深之趣，然與人遠，欲從賢豪遊，不可得也。至於都城，雖與人近，然俗塵時溷人意，欲自清邁，不可得也。吾不晦於山，不迫於城。…」(蔡襄〈葛氏草堂記〉)⁶⁷

蘇軾指出在張氏園亭內可享山林燕遊之樂，然而它卻沒有隱居山林之不便，位於汴京的東邊，交通便利；可出門而仕，閉門而隱，無仕與隱的抉擇難題。既可於政治上積極實現抱負，亦可徜徉於自然風光之中，享受親近山林的閒情。而葛公綽亦指出了居住於山林和城市各有其利弊，唯有宅於居所的園林之中，可同享山林幽靜美景之趣，和與人交遊之樂，故說己不晦於山，亦不迫於城，乃是此意。

於是，中隱於城市園林之中，或於任職之處所，建造一個小型園林，讓自己既可展現政治理想，又可滿足山林之志的嚮往，就成了許多北宋文人的選擇，並

⁶⁵ 劉天華：《畫境文心——中國古典園林之美》，三聯，1994年初版，頁11。

⁶⁶ 《蘇文忠公全集》卷11；《全宋文》第44冊，卷1968。

⁶⁷ 同註59。

進一步促進了園林的興盛。

四、文化思潮背景

(一) 繪畫藝術的影響

中國的山水詩、山水畫和山水園林，均是屬於自然風景之藝術，且皆為士人吟詠性情的蘊藉。這些藝術相互影響、滲透，遂成為「文章是案頭之山水，山水是地上之文章」⁶⁸。因此，山水畫也成為促進園林發展的因素之一。

北宋政局的統一，及當代帝王的崇文政策與雅好書畫的興趣，為當時的繪畫藝術提供了有利的發展條件。宋代畫院規模盛於前朝，甚至取士之法，首開於詩文論策外，兼試以畫。並以古人詩句命題，補試四方畫工⁶⁹，除了繪畫技巧之外，又重畫工思想，要求其以形象之藝術，表現詩中之神趣。故詩中求畫，畫中求詩，足見當時繪畫之文學化。

而當代之文人如蘇軾、文同等亦喜作畫，注重繪畫之筆情墨趣，以簡逸幽淡為神妙，開創了「文人畫」之先河。⁷⁰俞劍華在《國畫研究》中對宋代文人繪畫之特點有精闢之見解：

中國繪畫自宋朝起漸脫宗教之束縛，但一方面又漸受文學之牢籠。以其時文人學士，率皆游心翰墨，寄情山水，而又非專門名家，並未受繪畫上基本技能之嚴格訓練。不過心中有此一段意思，藉筆墨以為摠寫之具，所寫之究為何物，所寫之物似與不似，並未加以重視。惟以其人品高尚，文學豐富，詩意優長，畫法超逸，故所作雖不精工，亦自有一種秀逸高雅之氣，捕人眉宇，所謂逸品，所謂文人畫，所謂士氣，所謂書卷氣，所無縱橫習氣，俱屬此類。⁷¹

故可知，文人畫之特點乃注重心物交融，注重詩意、繪畫的抒情性——有我之境，注重寫意傳神；與傳統繪畫追求形似或形神兼備皆不同。

在第一節「北宋園林發展的概況」中即已提到，園林的建造藝術自魏晉南北

⁶⁸ 張潮《幽夢影》卷1。

⁶⁹ 俞成《螢窗叢說》：「徽宗政和中，建設畫學，用太學法補四方畫工，以古人詩句命題，不知搶選幾人許。」引自姚瀛艇等編著：《宋代文化史》，昭明出版社，1999年初版，頁569。

⁷⁰ 所謂「文人畫」這個概念最早由明代董其昌提出：「文人之畫，自王右丞始」。參閱彭修銀：《中國繪畫藝術論》，山西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12月初版1刷，頁52-53。

⁷¹ 參閱俞劍華：《國畫研究》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8月初版1刷，頁34。

朝已逐漸從寫實走向實意。在園林空間限制的條件之下，因無法容納實體大小的山水景物，遂走向以一石一池來象徵自然環境中的山水景象。這種追求意蘊的園林藝術，與文人畫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而文人畫又偏愛以山水為繪畫題材，與園林藝術為自然山水之重現，有著共同的表現對象，因此，葉朗說：

園境和詩境、畫境在美學上有共同之處。這共同之處就是「境生於象外」。詩境和畫境都不是局限於有限的物象，而是在有限中見出無限。同樣，園林的意境，也不是一個孤立的物象，不是一座孤立的建築港，不是一片有限的風景，而是要有象外之象，景外之景。這種象外之象，景外之景，比之一個孤立的物象，能夠給予遊覽者更豐富的美的感受。⁷²

文人畫與園林均是追求「境生於象外」，從有限之中見出無限。因此，北宋時期逐漸興起的文人山水繪畫，遂影響了園林的發展。其中，不少文人亦將其造園理論繪諸於圖象，並將其實踐於園林的修築，使得園林藝術與繪畫藝術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。

（二）佛、道的盛行

北宋時期，因帝王大力提倡佛、道兩教，促使佛、道兩宗教在當代大為興盛。宋朝從前代滅佛的經驗中，體認到佛教終究無法滅除，且佛教教義又有利於鞏固帝王政權，故對佛教採取保護提倡的政策。後周世宗時期曾下詔禁度僧尼，廢寺院；宋太祖即位不久，即下詔當年應廢卻未毀損的寺院加以保存。宋太祖對請遊西域的沙門僧人賜錢三萬遣行，並命人雕造《大藏經》印版。由此，可知宋太祖對佛教的保護和提倡。而宋太宗則曾對趙普等人說：「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，達者自悟淵微，愚者妄生誣謗，朕於此道，微究宗旨。……雖方外之說，亦有可觀者，卿等試讀之。」⁷³太宗也努力提倡佛教，在五臺山、峨嵋山、天臺山等地大建佛寺外，並命人編撰僧史僧傳，且恢復了唐憲宗元和以來久已停止的譯經事業。太祖和太宗對佛教的保護、提倡政策，亦為後世皇帝所繼承，故佛教在宋朝蔚為興盛。

宋朝對道教亦大力提倡，因從前代佛道的鬥爭中，認識到道教對政權統治的鞏固亦不可或缺。宋太宗命人收集在五代兵火中散失的道教經典，且命徐鉉、王

⁷² 參閱葉朗：《中國美學的開展》，金楓，1987年初版，頁193。

⁷³ 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四，太平興國八年十月甲申。

禹偁等校正。而真宗更是狂熱提倡道教，自創一道教之祖「趙玄朗」，而改太上天元皇帝為太上混元皇帝，使與唐高宗之封號相對，改玄聖宣王（孔子）為至聖文宣王，以避趙玄朗之諱。在真宗的推行之下，天下始遍有道像，而道教之風習亦成為中國人固有之習穀。宋徽宗亦崇道教，自稱是神霄帝君臨凡，諷臣下冊封他為「教主道君皇帝」，並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。在帝王的推廣下，道教遂成為當代流行之宗教。

在第一節「北宋園林發展的概況」曾提及：佛教與道教均在靜謐的山川林地修行，以求靜化心靈、達到槩或成仙的境界，故佛寺、道觀多建立在山明水秀之處。而為親近、普及眾生，選擇在城市及其近郊建立的寺觀，則以人為的方式營造出清幽寂靜的環境，形成寺觀園林。在北宋時期，佛教與道教的盛行，遂也帶動寺觀園林的發展。

第三節 北宋園林發展概況

根據文獻資料和園亭記散文中的描述，可略見北宋時期私家園林發展的概況，與園林建築的特色。本節即從《洛陽名園記》與園亭記散文中，擇幾座較能呈現園林景觀與設計的私家園林加以介紹，以呈現北宋園林的發展概貌與特點。雖然北宋園亭記散文中，對士人於園林中所從事的活動多以簡筆帶過，但搜集網羅所有園亭記散文，亦可窺見些許北宋士人在園林中的生活情形，呈現出當代士人於園林中的生活情調。

一、北宋私園概貌

（一）因襲舊園基址再造

北宋園林建造興盛，高官達人購地築園，或士大夫於官署之側修建宴休之所，這些園亭多是利用隋唐或前人的廢園基址，再度修復興建的。李格非於《洛陽名園記》中記敘他所親歷的名園十九處，其中這些園林即多是因襲隋唐舊園基址再造的：

- （1）洛陽園池，多因隋唐之舊，獨富鄭公園，最為近闕。（富鄭公園）
- （2）節度使苗侯，既貴，欲極天下佳處。卜居得河南，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。得開寶宰相王溥園，遂構之。（苗帥園）

《洛陽名園記》中指出，富鄭公園是洛陽少數不利用舊園址而另外新開闢的園林，而苗帥園則是利用王溥的舊園，再以修葺建造的。而從北宋文人的園亭記散文中，亦可窺探到此事實：

- (1) 渚者合江故亭，唐人宴餞之地，名士題詩，往往在焉。久第不治，餘始命葺之，以為舩官治事之所。(呂大防〈合江亭記〉)⁷⁴
- (2) 乃相治署之西北墉，得廣輪方十弓之地，有軒宇遺基在焉，高山環前，長川帶旁，下視郭郭，闐闐闐然。……於是頤指工人，不日構亭其上。(蘇頌〈潤州州宅後亭記〉)⁷⁵
- (3) 附廳西北隅，先有屋數楹，已故敗就摧，因令堂而新之，以備其所為晏休。(穆修〈養正堂記〉)⁷⁶
- (4) 嘗患其居宇之湫陋，賓至無所容，遂闢故址，革而新之。(蘇頌〈靈香閣記〉)⁷⁷

北宋園亭記散文中提及園林是因襲舊園基址再造的例子不勝繁舉，所以可以知道，北宋時期除了新作之園林，許多園林大多是在舊園址的基礎上重新修葺的。

(二) 著名園林和特點

北宋時期的私家園林多集中在汴京、洛陽或江南一帶，其中著名的園林亦不少，現擇幾例加以介紹，以更具體呈現當代園林的概貌。

1. 富鄭公園

為北宋宰相富弼的宅園，位於宅邸的東面，出宅邸東門的探春亭即可進園。而登上園林入口處的四景堂，則可顧覽全園之美景。園中以土為山，引水為流，植竹為林。《洛陽名園記》中指出富鄭公園中的亭臺花木，皆出自於富弼匠心獨運、巧思營造，「故逶迤衡直，闐爽深密，皆曲有奧思。」

2. 環溪

為北宋王拱辰的宅園。此園在南、北各開鑿一個水池，而在水池的東、西兩端各以小溪連接，形成水流環繞當中一塊大洲的局面，故名環溪。主要的建築均集中在大洲上，南池北岸建有潔華亭，北池南岸則築有涼榭。多景樓在大洲中，

⁷⁴ 《全宋文》第36冊卷1573。

⁷⁵ 《蘇魏公文集》卷64，《全宋文》第31冊卷1339。

⁷⁶ 《穆參軍集》卷下，《全宋文》第16冊卷323。

⁷⁷ 同註75。

登樓南望，則美景盡獻於前，此園的特點即是以水景和借景取勝。園中遍植松、檜、花木千餘株，涼榭、錦廳宏大壯麗，李格非評論其為「洛中無逾者」，足見其規模之大。

3.湖園

原為唐宰相裴度的宅園，《洛陽名園記》中未提及在宋代是歸屬於何人。此園的主體是一個大湖，湖中有百花洲，建有堂屋。湖的北岸又有大堂名四并堂，堂名出自謝靈運〈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〉：「天下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，四者難并」⁷⁸，寓意此堂兼具此四事。園內種植了大量的花木和成片的樹林、修竹。

《洛陽名園記》中記載：「洛人云園圃之勝，不能相兼者六：務宏大者，少幽邃；人力勝者，少蒼古；多水泉者，艱眺望。兼此六者，惟湖園而已。」⁷⁹「雖四時不同，而景物皆好。」足見李格非對湖園的評價之高。

4.獨樂園

為北宋司馬光的私人遊憩園林。《洛陽名園記》中記載：「園卑小，不可與它園班……澆花亭者，益小；弄水、種竹軒者，尤小。曰見山臺者，高不餘尋丈。」可見園林規模不大。司馬光自撰的〈獨樂園記〉，對園林中的景觀設計有較為詳細的描寫：園林中央建有讀書堂，「堂南有屋一區，引水北流，貫宇下。中央為沼，方深各三尺，疏水為五，派注沼中若虎爪。自沼北伏流出北階。懸注庭下，若象馱。自是分爲二渠，繞庭四隅，會於西北而出，命之曰『弄水軒』。」⁷⁹從司馬光的描述，可知獨樂園大量運用水流來造設園林景觀；此外，園內還種植了美竹、藥草和各式花卉。

5.滄浪亭

為北宋蘇舜欽遭貶移居蘇州後，買下城南一處廢園修葺而成。蘇舜欽撰寫了〈滄浪亭記〉，敘述了構園的始末和園林景觀的設計，文中寫道：「構亭北碕，號滄浪焉。前竹後水，水之陽又竹，無窮極，澄川翠幹，光影會于軒戶之間，尤與風月為相宜。」⁸⁰蘇舜欽藉由理水、栽竹，營造出園林簡遠的意境，呈現出水竹亭堂的幽雅勝景。

上面所列舉的五座園林，除了滄浪亭外，其餘四座皆記載於《洛陽名園記》。周維權先生根據《洛陽名園記》的記載，歸納出李格非所描述的十九座園林，具

⁷⁸ 《謝康樂詩註》卷4。

⁷⁹ 《司馬公文集》卷66；《全宋文》第28冊，卷1224。

⁸⁰ 同註55。

有四個特點⁸¹：其一，這些園林經常成為公卿士大夫們宴集、遊賞的場所，因此園林的面積不會太小，園內往往有廣闊的場區，以容納群眾。如環溪：「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，皆品別種列，除其中為島嶼，使可張幄次，各待其盛而賞之。涼榭錦廳，其下可坐數百人，宏大壯麗」。其二，這些園林多以蒔花栽木著稱。如：環溪「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」，天王院花園子「凡園皆植牡丹，而獨名此曰花園子」，松島「數百年松也，其東南隅雙松尤奇」。其三，所記諸園都沒有提及用石堆疊為假山的情形，可見當時洛陽私家園林築山仍以土山為主。其四，園內建築形象豐富，但數量不多，布局疏朗。建築物的命名均能點出該處景觀的特色，且有意境蘊含，如四并堂、含碧堂、知止庵、環翠堂等。

二、北宋園林的風格

北宋園林沿襲了中唐以來「壺中天地」空間設計的造園藝術，在一有限的空間內，營造精巧完備的園林景觀，且更臻於精細，並於其中蘊藏了士人對天地的情趣和生命情感。此時，北宋的園林亦多運用疊石造山、理水造景、養蒔花木等造園技巧，來營造出簡遠、疏朗、雅致、天然這四種風格。⁸² 而《洛陽名園記》中所狀寫的諸園景觀，亦呈現此四種風格。

「簡遠」意謂園林景象簡約而意境深遠，園林造景不追求山水花木或建築等的繁富，如司馬光的獨樂園即以「洛中諸園中最簡素」⁸³，而名重於當時。另外借助詩化或意蘊深刻的景觀題名，來創造出深遠的意境，此在洛陽諸園亦已能見到。「疏朗」即是呈現園林空間的開朗氣氛，而洛陽諸園多運用水體來營造，如環溪、湖園、獨樂園、呂文穆園等。而洛陽諸園亦多藉由種花蒔草來追「雅致」和「天然」的園林風格，以修竹、美卉展現園林的天然氣息，亦成為文人雅士吟詩歌詠或高潔人格的象徵。

《洛陽名園記》所載諸園呈現出北宋園林造景的四種風格，亦試從園亭記散文來窺探其他士人園林的特點：

- (1) 其地卻據峻嶺，俯瞰長江，北彌臨滄之觀，南撫新林之戍，足以窮幽極覽，忘形放懷。於是建高望之亭，肆遊目之觀。睨多鳥於雲外，認歸帆於天末。四山隱見而屏列，重城邈迤而霞舒。紛徒步而右回，

⁸¹ 同註 29，頁 140-141。

⁸² 同註 29，頁 145-147。

⁸³ 《洛陽名園記·獨樂園》。

闢精廬於中嶺，倚層崖而築室，就積石以為階。……設射堂于其左，湛方塘於其下。虛楹顯敞，清風爽氣襲其間；倚岸縈迴，紅蕖翠苔藻其渚。至於芳草嘉禾，修竹茂林，紛敷翳蔚，不可殫記。（徐鉉〈毗陵郡公南原亭館記〉）⁸⁴

- (2) 林木透邃，左右迴合，前有池縱廣裁百尺，水色溶漾，風去如鑑，飛梁跨越，渴虹下飲。池中有亭曰「凝碧」。後倚山曲折而上，凡數十步。脅間有亭曰「凌雲」。周旋環視，群峰插天，相連無間。噫！不出戶遊而所得之景如遊千萬裏外，思水則臨前池，思山則登後亭。（富弼〈燕堂記〉）⁸⁵

上列兩則文字，亦呈現北宋士人園林追求「簡遠」的風格，其園林景觀並無繁複的設計；而園內建築之題名如「凝碧」、「凌雲」，則點出了該亭所觀賞之景物，具有畫龍點睛之效，亦將園林主人的胸懷蘊含於題名之中，寓情於景，意蘊深遠。北宋士人園林藉由「詩化」的題名所創造的意境，讓遊園者能領略神遊其中的意趣。而「前有池縱廣裁百尺，水色溶漾」，則點出了善用水體使園林空間擁有開朗疏闊的氣息；植物的虛實相掩，亦形成了此種氛圍，這即是「疏朗」風格的呈現。此外，「紅蕖翠苔藻其渚。至於芳草嘉禾，修竹茂林，紛敷翳蔚，不可殫記」，和「林木透邃，左右迴合」，即是運用花卉草木的栽植，營造園林「雅致」和「天然」的風格，當然亦蘊含其深刻的象徵意義。北宋園林力求與自然環境的契合，如〈毗陵郡公南原亭館記〉中所言「倚層崖而築室，就積石以為階」，依循崖壁來築室，以石為階，即是利用天然地貌來構園築室。「於是建高望之亭，肆遊目之觀。睨多鳥於雲外，認歸帆於天末。四山隱見而屏列，重城邈迤而霞舒」和「脅間有亭曰『凌雲』。周旋環視，群峰插天，相連無間。」則指出了園內建築著重「借景」之設計，即收納、攝取園外之景，使園內園外兩相結而渾然一體。從北宋園亭記散文中，亦可見到北宋園林呈現出的四種風格。

三、北宋士人的園林生活

園林融合了自然山水美景、士人的情志意趣，又是士人與友朋宴遊往來的居

⁸⁴ 《徐文公集》卷14；《全宋文》第1冊，卷22。

⁸⁵ 《全宋文》第15冊，卷608。

止遊處環境，因而成爲一個「可行、可望、可游、可居」⁸⁶的空間。園林不僅提供士人作爲往來宴集的場所，也是士人悠遊自適的隱密空間。試從園亭記散文中，窺探北宋士人在園林裡所從事的活動，爲園居生活帶來了哪些多采多姿的面貌：

（一）遊賞集會

遊賞是園林的主要功能，北宋士人常於良辰嘉節悠遊於園林之內，欣賞著園內的山水景觀，讓自己有投身於自然之感，精神上也因此得以放鬆休憩。

- （1） 每良辰美景，欣然命駕，眾從子弟，結駟相追，角巾藜杖，優遊笑詠，觀之者不知其為公相也。（徐鉉〈毗陵郡公南原亭館記〉）⁸⁷
- （2） 予時榜小舟，幅巾以往，至則灑然忘其歸。觴而浩歌，踞而仰嘯，野老不至，魚鳥共樂。（蘇舜欽〈滄浪亭記〉）⁸⁸
- （3） 若夫坐於堂上，則有遠峯在目，鳴泉入耳。時時觀魚之洄，聞鳥之嘯，竊感魚鳥之樂，幾動林壑之戀，此燕息之趣也。（祖無擇〈申申堂記〉）⁸⁹
- （4） 每良辰佳節，與賓寮張席於是，極遊觀之樂。（劉公儀〈萬州西亭記〉）⁹⁰

無論是徐鉉、蘇舜欽，或是祖無擇、劉公儀，在園亭記散文中所呈現的，都是暢遊園林時的遊觀之樂。士人們在園林中讓耳目感受到了自然之野趣，甚至是魚鳥之樂，似乎達到物我不分、與自然完全融合爲一的境界。

從園亭記散文中，可發現聚會雅集是士人在園林中最常進行的活動。

- （1） 若夫花飛而草長，竹陰而泉鳴，蟹魚果蔬，登臨據倚，醉歡笑歌，此吾所以從賓遊也。（蔡襄〈葛氏草堂記〉）⁹¹

⁸⁶ 宋代郭熙〈林泉高致〉：「山水有可行者，有可望者，有可遊者，有可居者。」此雖是論山水畫之語，但園林與山水畫均是追求自然山水之美，兩者之間有密不可分之關係，也互爲影響，故可作爲園林境界之詮釋。可詳見第二章第二節「繪畫藝術的影響」。

⁸⁷ 同註 84。

⁸⁸ 同註 55。

⁸⁹ 《龍學文集》卷 7；《全宋文》第 22 冊，卷 935。

⁹⁰ 《全宋文》第 24 冊，卷 1043。

⁹¹ 同註 59。

- (2) 或賓從環次，鳴管揆瑟，醜酒均餽，歌呼暝醉。此所以懌君之心意也。
 (蔡襄〈杭州清暑堂記〉)⁹²
- (3) 為園五十步，蒔植藹木，以時節笑會賓友。(文同〈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〉)⁹³
- (4) 今作斯亭以壯郡國遊觀之勝，以資賓客宴饗之盛。(章望之〈登州新造納川亭記〉)⁹⁴
- (5) 傍有小池，竹樓環之，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，飲酒言笑，終日不倦。
 (歐陽脩〈東齋記〉)⁹⁵
- (6) 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，盡山水園池之樂。(蘇軾〈醉白堂記〉)⁹⁶
- (7) 君賞心樂事，擊鮮為具，召貴介公子、同僚諸英，注弦筈以引滿，擣絲管以度曲，賽百嬌之楛矢，爭半先之弈路。中廚出乎豐饌，而千里之尊下鼓；雕盤薦乎佳賓，而庭山之橘厥苞。白日已過，賓醉未去；燭已見跋，主歌未晞。(章岷〈延射亭記〉)⁹⁷

園林是士人們雅集宴會的場所，從園亭記散文中可知，士人們常於園林之中共同欣賞著美麗的景觀，並有美酒、佳宴、琴音、管弦的助興。士人們飲酒高歌、言笑歡飲，多麼的盡情盡興，在這兒看不到他們為國事煩憂的情景，看不到他們為榮辱得失而愁苦，有的只是一片歡樂的景象。因園林有開放性的空間，又兼有私人聚會的隱密性，所以成為聚集言談的好場所。林秀珍先生指出，北宋文人集團常在園林中宴集，並置酒賦詩以相樂，在北宋時代是蔚為風潮的。⁹⁸

(二) 讀書養性

因為園林幽靜的環境，再加上園林是士人理想、懷抱寄託的所在，因此，士人們亦希望在園林之中能廣增自己的智慧、修養自身道德，讓學識和品性都能達到至善完美的境界。所以，北宋士人常在園林之中置書齋或藏書，以園林作為他修身養性、涵養學問的地方。

⁹² 同註 59。

⁹³ 《丹淵集》卷 23；《全宋文》第 26 冊，卷 1105。

⁹⁴ 《全宋文》第 29 冊，卷 1275。

⁹⁵ 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 63；《全宋文》第 18 冊，卷 741。

⁹⁶ 《蘇文忠公集》卷 11；《全宋文》第 44 冊，卷 1967。

⁹⁷ 《全宋文》第 12 冊，卷 478。

⁹⁸ 參閱林秀珍：《北宋園林詩之研究》，頁 54-55。

- (1) 及即別墅華林山陽玄秀峯下，構書堂焉。築室百區，聚書五千卷。子弟及遠方之士肄學者，常數十人，歲時討論，講席無絕。(徐鉉〈洪州華山胡氏書堂記〉)⁹⁹
- (2) 清江照軒，疊巘堆望，幾案琴酒，軒窗圖書……(陳堯佐〈獨遊亭記〉)¹⁰⁰
- (3) 撥去幾案，宴嘉賓、友多聞，陶冶情性，發舒誠明，節適語默之宜，均齊誼靜之觀。(胡宿〈潤州金壇縣清修亭記〉)¹⁰¹
- (4) 既而賓客每至，則引於此，著古今之治亂，評人物之是非。有不學古而能通時事者亦見之，以諮詢其利病焉。或公退客去，惟看書賦詩，以為燕息之事。(祖無擇〈申申堂記〉)¹⁰²
- (5) 公退則擁書隱幾，而坐考聖賢之事業以廣。(祖無擇〈袁州慶豐堂記〉)¹⁰³
- (6) 堂中儲書數百千帙，先生當前，子弟群植，考經義之微，咀文章之華。若是者，吾所以學為業也。(蔡襄〈葛氏草堂記〉)¹⁰⁴
- (7) 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，又以聖人之道，和平其心而忘厥，真古之樂善者歟。(歐陽脩〈東齋記〉)¹⁰⁵

園亭記散文呈現出北宋士人在園林中的另一面生活，常是擁書勤讀，以陶冶其性情，或與子弟、學者互相研討學問，或是討論為政之道、臧否人物。對北宋士人而言，園林不僅有遊觀、宴集的功能，更是他們涵養內在心性與學識的好處所。因為園林的環境幽雅靜美，適合讀書修行。又因園林的山水景物與大自然相仿，使士人置身其中時，有與自然相融之感，可忘懷俗塵瑣事，讓士人的心靈達到淨化的效用。所以，在園林內修養內在學問與心性可得到更好之效果。

(三) 休閒自適

北宋士人在園林中除了遊觀、宴集和涵養學問、心性外，也有純粹暢情於園林優美景色之中，只求適意自得的。

⁹⁹ 《全宋文》第1冊，卷23。

¹⁰⁰ 《全宋文》第5冊，卷196。

¹⁰¹ 同註60。

¹⁰² 同註89。

¹⁰³ 《龍學文集》卷7，《全宋文》第22冊，卷936。

¹⁰⁴ 同註59。

¹⁰⁵ 同註95。

- (1) 蟲鳥幽幽，樹林暝色而煙歸，荷芰泛光而月來，此吾之所以閒燕而自適也。(蔡襄〈葛氏草堂記〉)¹⁰⁶
- (2) 及夫夏日，比室煩燠，方且披軒闥，據高涼，放蕩於無何，翱翔於至極，蕭然而自適。(蔡襄〈杭州清暑堂記〉)¹⁰⁷
- (3) 登臨既倦，於是止而憩，偃而寐，起而吟詠以笑，圖書琴瑟，玩好古玩，莫不具在。(富弼〈燕堂記〉)¹⁰⁸

試看蔡襄和富弼於園亭記散文中所呈現的，是士人徜徉於園林山水景觀之中的閒情快意。不論是悠遊觀賞園景、乘涼以自適，或是登臨、讀書、彈琴、欣賞古玩，其所透露出來的均是一種悠閒自得的情懷。而這其實就是北宋士人喜愛悠遊於園林的主要原因。

從園亭記散文中，得以探知北宋士人在園林中的部分生活情景，無論是遊賞、文人雅集，或是修養心性、廣讀聖賢之書，或是暢情自適於園景之中，都可發覺北宋士人於園林中的生活是豐富多采的。富弼言：「不出戶遊而所得之景如遊千萬裏外，思水則臨前池，思山則登後亭。」¹⁰⁹正道出了士人們為何如此喜愛暢情於園林的原因。也正因此，北宋園林遂大為興盛，亦促使了園亭記散文的大量寫作。

¹⁰⁶ 同註 59。

¹⁰⁷ 同註 59。

¹⁰⁸ 同註 85。

¹⁰⁹ 富弼〈燕堂記〉，參閱註 85。